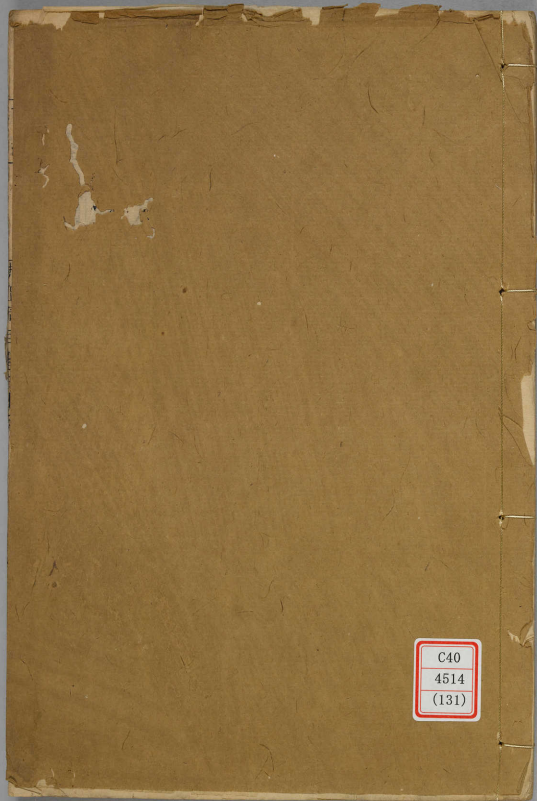




C40
4514
(131)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贈寄
大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次郎氏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州華雲山
我微築塔院左府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三

雲字號

乾符

甲子唐武宗會昌四年起

丁卯宣宗大

庚辰懿宗咸通元年

甲午僖宗乾符元年

乙巳改光

戊申改文

己巳改

元年

庚子改廣

辛丑改中

壬子改景

甲寅改乾

戊午改

辛巳改

壬午改

甲申改

乙酉改

化

辛酉改入

癸亥改順

壬子改福

甲寅改

戊午改

辛巳改

壬午改

甲申改

乙酉改

紀

元年

庚子改

辛丑改

壬子改

甲寅改

戊午改

辛巳改

壬午改

甲申改

子

善道

禪師

隱居

石室

法嗣

善道

初依

長髭

曠

善道

初依

長髭

曠

遣令

受戒

謂曰

汝回

日須

到石

頭和

尚處

禮拜

道受

戒後

乃叅

希遷

一日

隨遷

遊山

次遷

曰汝

與吾

斫却

面前

樹子

免礙

我道

曰不

將刀

作甚麼道卽大悟便歸長髭曠問汝到石頭否曰到
卽到只是不通號曰從甚受戒曰不依他曰在彼卽
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曰不違背曰太忉忉生曰舌
頭未曾點著在曠喝曰沙彌出去道便出曠曰爭得
不遇於人尋值會昌沙汰道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慧
寂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
還假看教否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
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
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
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

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
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
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
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
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乙 慧恭叅宣鑒禪師

慧恭福州羅氏子年十七舉進士因覩祖師遺像便
出 二十二受戒謁宣鑒鑒曰會麼曰作麼曰請相見
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後住天台瑞龍院 高亭簡
叅鑒隔江纔見便云不審鑒乃搖扇招之簡忽開悟

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丁卯慧忠禪師隱居龜洋

武宗廢教龜洋慧忠述偈嘆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牢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哥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丁卯宣宗卽位詔復天下寺宇佛教大興忠笑曰仙去者未必受錄成佛者未必須僧復作偈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群與鶴

群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二十年

○宣鑒禪師開法德山

大中元年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請宣鑒住持鑒居之大闡玄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

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
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又云別
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外道見解亦無神通
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
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峯獨宿一食卯齋長
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
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
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一念妄心不盡卽
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 全叢泉
州柯氏子少落髮稟戒習經律諸部一懷游禪苑值會

昌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
渡打板一下衆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衆乃舞棹
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撓舞棹卽不
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衆便打婆曰婆生七子
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後
衆宣鑒執坐具上法堂瞻視鑒曰作麼衆便喝鑒曰
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兩重公案乃下衆堂鑒曰這箇
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鑒曰闍黎是昨
日新到否曰是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曰全衆終
不自謾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戊辰 希運禪師說法宛陵

希運初於黃檗捨衆入大安寺混跡勞侶掃洒殿堂
裴休刺洪州一日入寺見壁畫問寺主是何圖相曰
高僧真儀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休曰此
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休遂
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
語曰請相公垂問休卽舉前問運朗聲曰相公休應
諾運曰在甚麼處休當下知音如獲髻珠曰吾師真
善知識也何示人处的若是遂延入府署執弟子禮
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大中二年休鎮宛陵建

大禪院請運開法以運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
迎運至郡以所解一編示運運接置於座右不披閱
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
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乃以頌讚曰自從大士傳
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
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
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運但曰心如大海無邊
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低揖等
閑人 裴休字公美聞喜人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
察使應三百年識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

休遂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作相六
年次歷諸鎮節度旣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著釋氏
書數萬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 楚南自武宗
廢教深竄林谷大初中初隨希運出山自是抵姑蘇報
恩寺精修禪定二十餘載足不踰閭

毗文喜叅文殊大士

文喜嘉興朱氏子七歲出家習律聽教會昌沙汰反
服緇晦宣宗初再度後謁寰中中曰子何不徧叅乎
於是喜直往五臺至金剛窟禮謁文殊遇一老翁牽
牛而行邀喜入寺翁呼均堪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

牛引喜陞堂翁踞床指繡墩命坐曰近自何來曰南
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
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喜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
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
三翁呼童子致茶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
否曰無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喜無對及辭退翁令童
子相送喜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
德喜應諾童子曰是多少喜復問此爲何處曰此金
剛窟般若寺也喜悽然悟彼翁卽是文殊稽首童子
願乞一言爲別童子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

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
訖均提與寺俱隱喜因駐錫五臺

與弘辯禪師說法王宮

弘辯住薦福宣宗詔入內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曰
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
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
祖弘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
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
門人普寂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
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

本有南北之號也曰何名戒定慧曰防非止惡名戒
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曰慧
曰何爲方便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
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
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
亦無出方便之迹曰何爲佛心曰佛者覺也謂人有
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惟
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
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
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

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曰今有人念佛如何曰
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
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
常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
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曰有人持經
持呪如何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
衆流莫不朝宗於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
曰祖師旣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曰佛
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
寶藏當時燃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

然燈本意故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
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曰禪師旣會祖意即達佛轉經
否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
然依佛戒修身叅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
之迹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
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啐
飯不一口便飽是日對談七刻帝大悅賜號圓智勅
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五臺秘魔巖乃永泰湍嗣
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曰那箇魔魅
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

得也又下死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來訪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巖拊通皆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亦湍嗣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

○黃檗希運禪師示寂

百丈海法嗣

希運住黃檗提唱宗乘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大中四年八月示寂謚斷際禪師

壬申寰中禪師復僧相

寰中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毋憂廬墓服闋思報罔極乃出家登戒叅百丈受心印住杭州大慈山素缺水中擬他適夜夢神人止之詰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涌出有僧自岳至曰童子泉涸矣移來在此屬武宗廢教短褐隱居壬申復剃染

癸酉瀉山靈祐禪師示寂

百丈海法嗣
馮仰第一世

靈祐住瀉山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大中七年正月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襄州常侍王敬初見睦州一日州問今日何故入院遲曰看打毬來曰人打毬馬打毬曰人打毬曰人困麼曰困曰馬困麼曰困曰露柱困麼初惘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曰露柱困麼曰困州遂許之後叅靈祐遂受心印一日視事次米和尚至初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初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曰獅子咬人韓獪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謬遂出朗笑

曰我會也我會也曰會卽不無你試道看曰請常侍舉初乃豎起一隻筍曰這野狐精曰這漢徹也無等禪師密受馬祖心印嘗謁初旣退將出門初後呼之曰和尚等廻顧初敲柱三下等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嘗與義玄到僧堂初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曰不習禪曰旣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曰我將謂是箇俗漢 鄭十三娘年十二時隨師姑到瀉山纔禮拜起祐便問這師姑甚處住曰南臺江邊住祐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麼

住十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祐再問鄭曰早過呈似和尚了也祐曰去十三娘纔下到法堂姑曰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利劍今日被大師問着總無語鄭曰苦哉苦哉作這箇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着鄭後舉似羅山祇如某叅見馮山恁麼祇對還得平穩也無曰不得無過曰過在甚處羅之鄭曰錦上添花一日保福與甘贄相看纔坐定便問承聞十三娘叅見馮山是否曰是福曰馮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贄曰閑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贄曰不

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麼鄭曰合取狗口 大安別號懶安福州陳氏子嘗自念我雖勤苦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龍井路逢一叟謂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遂造百丈問懷海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卽是海曰大似騎牛覓牛曰識得後如何曰如人騎牛至家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安自茲領旨更不馳求靈祐創居馮山安躬耕助道祐歿衆請安補住 無學初問天然如何是諸佛師然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學退身三步然曰錯學進前然曰錯錯學翹一

足旋身一轉而出然曰得卽得孤他諸佛師學自是
領旨住京兆翠微大同問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
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同頓悟玄旨一日學在法堂
內行同進前接禮問西方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學駐
步少時同曰乞師垂示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同便
禮謝學曰莫塚根同曰時至根苗自生

甲戌義玄禪師開法臨濟

義玄自傳黃檗心印後還鄉黨住鎮州臨濟學侶雲
集一日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
且成褌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化却上來問和尚

三日前說甚麼玄便打三日後符上來問和尚前日
打普化作甚麼玄亦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
不奪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煦日發生鋪地錦
嬰兒垂髮白如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
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
并汾絕信獨處一方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
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領旨諸方目爲四料揀示
衆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
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

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

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又示衆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又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又云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别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剎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佛不别但莫外求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

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卽今目前聽法底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又云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如何是四種無相境一念心愛被水溺一念心嗔被火燒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現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欲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礙此箇是活文殊一

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卽一時顯隱卽一時隱一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玄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玄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普化不知何許人師事盤山密受記荊而狎狂出言無度山歿乃於北行化或城市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

義玄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玄玄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化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卽展手曰乞我一錢一日見馬步使出喝道化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化曰似卽似是卽不是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宗智遇之把住曰汝擬去甚麼處曰汝從甚麼處來智無語化掣手便去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玄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玄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化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

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一日玄與河陽水塔同在僧堂地鑪內坐因說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化入來玄便問汝是凡是聖化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玄便喝化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水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玄曰這賊化曰賊賊便出去 尅符作四料簡偈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誑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體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

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
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
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
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又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
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
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曰高提祖印當機用
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曰橫按鎧卸全
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
斬癡頑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義

玄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
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
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
髓痛下鍼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
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
猶較些子又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
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
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
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
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

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玄還有賓主也無曰賓主歷然乃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玄應機多

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且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叅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迴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山僧說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真入俗要且不

是你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名真俗凡聖安這箇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着物安在口裏奴卽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爲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辦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乃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真出家人只如今有箇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未有了日如何是佛魔你一念心疑

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卽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勤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若是真正學道人不可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真正見解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毘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於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

無實法惟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真正見解 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且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處欠少甚麼物修補何處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 若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一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 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

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玄便喝宿便拜玄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玄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玄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玄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玄曰莫道無事好大覺到叅玄舉起拂子覺敷坐具玄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叅堂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不禮拜又不啐棒玄聞令喚覺覺至

玄曰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啐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覺後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覺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覺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覺又打數下擲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人便告寂僧問玄如何是佛法大意玄豎起拂子僧便喝玄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玄度與拄杖僧擬接玄便打

戊寅從諗禪師住趙州

大中戊寅從諗住趙州觀音院上堂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腳時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餘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此出家大遠在又云老僧此間卽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歟已後遇着作家漢也道老僧不辜他又云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亦然旣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又云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覓一箇道人也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

難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諗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上堂示衆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麼諗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曰又有點也大衆晚叅諗曰今夜答語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諗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整子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什麼處去

曰驀直去僧便去婆子曰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諗諗曰待我去勘破這婆子諗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曰驀直去諗便去婆子曰又恁麼去也諗歸院謂僧曰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有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喫粥也未曰喫粥了也曰洗鉢盂去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曰喫茶去院主問曰爲甚會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諗召

院主主應諾論曰喫茶去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却無曰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有曰既有爲甚入這皮袋裏曰知而故犯有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與文遠侍者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論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一日與遠論義曰闔劣不闔勝勝者輸果子曰請和尚立義曰我是一頭驢曰我是驢胃曰我是驢糞曰我是

糞中蟲曰在彼中作麼曰在彼中過夏論曰把將果子來一日在東司上見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諾論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又云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嗔你作瘞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我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曰鎮州出大蘿蔔頭馬

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曰老僧若修行卽禍事曰和尚若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餓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肥良价禪師開法洞山

良价初住新豐山次盛化於洞山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諦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

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一日价問僧名甚麼曰某甲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卽便休又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

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問如何是問曰
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
是功曰放下鑲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曰不得
色曰如何是功功曰不共頌曰何聖主繇來法帝堯
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開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
朝本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
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枯木花開却外春倒騎
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
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今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
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

好羞慙迢迢空却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有僧不
安要見价价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曰
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是大闢提人家男女价良久
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曰老僧目前也向人家屋簷
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
去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价以拄杖
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道膺幽
州王氏子兒稚中骨氣深穩言少理多十歲出家二
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毘尼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
微叅無學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於是造

新豐謁良价价問甚處來曰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
句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
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价曰實有此語否曰有曰不
虛叅見作家來遂問汝名甚麼曰道膺曰何不向上
更道曰向上卽不名道膺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
一般膺問如何是祖師意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
忽有人問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一日价曰吾聞思
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价
然之一日問膺甚處去來曰蹋山來曰那箇山堪住
曰那箇山不堪住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曰
不然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曰若無路爭得
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去也价乃曰
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

庚辰普化禪師示寂

盤山積法嗣

咸通元年普化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
裋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義玄令
人送與一棺化笑曰臨濟斯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
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至明日郡人相率送化出
城化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
至明日出南門人又隨之化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

撰述

至日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繇本寂又名號章莆田黃氏子幼而奇逸習儒業不甘處俗年十九出家二十五登戒咸通初至洞山叅良价問闍黎名甚麼曰本寂曰那箇聲曰不名本寂价深契之以爲堪任大法自此入室

慧寂禪師開法仰山

慧寂初領衆住王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中地神告曰此山不任和尚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地

遂遷仰山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真金曰齧鋏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寂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

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
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朋六通何以故此
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
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
不得汝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
理不二卽如佛一日因歸瀉山省觀靈祐祐問子
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_一不知有有師承
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尸_一急寂有驗處但
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
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

門中牙爪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曰若要了
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陸希聲相公欲來
見先作此○相封呈寂開封於圓相下面書云不思
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遂封回聲見卽
入山寂乃門迎聲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入門
曰從信門入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
何寂以拂子倒點三下聲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
否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曰不坐禪聲良久寂曰會
麼曰不會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
齏茶兩三碗意在饅頭邊寂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

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寂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聲便起去有僧叅次問和尚還識字否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寂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寂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寂低頭僧遶寂一匝寂便打僧遂出去又寂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目視寂寂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寂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寂收雙足僧禮拜寂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

打僧便騰空而去又寂坐次有僧來作禮寂不顧僧乃問寂識字否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寂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寂收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寂乃畫此㊦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寂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寂寂曰汝還見否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曰某雖觀種種三昧不辨其理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

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又有梵僧從空而至寂曰近離甚處曰西天曰幾時離彼曰今早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寂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有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曰此意極難若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極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曰

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還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卽是人位卽未是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僧禮謝而去

王大慈山寰中禪師入寂

百丈海
法嗣

寰中住大慈一日有僧辭中問甚處去曰江西去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什麼事曰將取老僧去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中便休僧後舉似良价价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曰

得价又問大慈別有甚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
文喜至洪州觀音院叅慧寂頓了心契寂令克典座文殊現於粥鉢上喜以攪竹篴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喜減已分饋之寂預知問曰適來求位人至汝給食否曰輟已回施曰汝大利益
在泉州曾氏子家世

奉佛襁褓中聞鐘鼓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動容出家受戒久歷禪會到洞山作飯頭淘米次良价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曰沙米一時去曰大衆喫箇甚麼存遂覆却米盆价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日辭价价曰子甚處去曰歸嶺中去曰當時從甚麼路出曰從飛猿嶺出曰今回向甚麼路去曰從飛猿嶺去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曰不識曰爲甚麼不識曰他無面目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存無對於是謁德山宣鑒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鑒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鑒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存有省 鑒宗長興錢氏子父晨有疾割股食之給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謁齊安頓契心要咸通三年至徑山見寺宇荒涼僧徒分散宗意欲追還舊觀遂駐錫焉

癸未道膺禪師住雲居

道膺自受良价心印結菴於三峯經旬不赴堂价問子近日何不赴齋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膺晚至价召膺菴主膺應諾价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膺回菴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然猶

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爲雜遂焚菴去海昏登歐阜乃廬山西北巉冠世絕境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苦架說法其下示衆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甚麼若云如是事卽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來無巧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人總不信受又曰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

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
行到卽是是卽一切總是不是卽一切總不是又曰
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
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
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
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
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又曰一切是須向這裏及
盡始得無過若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
之毫釐過犯山嶽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
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一日令侍者送鉢與一住菴

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膺再令侍者問娘
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膺
膺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下得一轉語好大同
懷寧劉氏子叅無學得悟一日問學如何是佛理曰
佛卽不理曰莫落空否曰真空不空復示識偈曰佛
理何曾理真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宗同
住授子山院名寂住義存到同指菴前一片石曰三
世諸佛總在裏許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同乃歸菴
中坐遊龍眠有兩路存問那箇是龍眠路同以杖指
之存曰東去西去曰不快漆桶存問一槌便就時如

何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曰不快漆桶存問此間還有人叅也無同將鏝頭拋向存面前存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曰不快漆桶 存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山擊鉢下法堂存臛飯巾次見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處去山歸方丈存舉似全巖巖曰大小德山未曾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問曰汝不肯老僧那巖密啓其意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

甲申全巖禪師住鄂州巖頭

全巖住巖頭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覷卽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真桅鳴聲茶糊汝繫單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又曰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又曰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

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又曰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輾輾地露倮倮地飽齟齬地不解却不解齟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又曰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箇不是汝習學得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閑閑地無益

乙智廣禪師居九座山

智廣隱居巖谷宣宗時復出南山咸通六年至九座

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廣廣錫先飛擡拄蟒口跌坐入定其中神來謝罪廣不顧逮出定蟒化爲石矣旣而雷雨湧沙夷成院基山神移山入維蔭映慧忠楊州柳氏子住龜洋二十年不出山咸通六年一日謂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謚歸寂

撰述

○德山宣鑒禪師示寂

龍潭信法嗣

咸通六年十二月日宣鑒因示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曰阿爺阿爺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壽八十六臘六十五謚見性禪師

丙戌鑒宗禪師入寂

鹽官安法嗣
徑山第二代

鑒宗住徑山法席之盛冠於江剡咸通七年三月五日集衆說法端坐而化謚無上洪諲烏程吳氏子少依鑒宗削髮受具戒初習律乘棄之游心經論機辯風生耆宿下之歸覲宗宗問汝於時中將何以報

答四恩諲茫然無對廢食三日宗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諲於言下有省卽呈偈云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宗曰汝問取察師兄察曰師弟高見非吾境界諲乃辭徧叅諸方初謁雲巖不契後叅靈祐頓釋蒙滯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遭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態乎大中初復沙門相咸通七月上徑山宗委以住持事諲辭甚力宗曰吳中佛法藉於子耳何辭之有宗入滅四衆請諲補第三世法嗣瀉山佛

日本空來訪諷問承聞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峯
嶺曰朗月當空挂氷霜不自寒曰莫便是長老家風
麼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曰此猶是文言作麼
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空却問隱密全真
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
途猶是時人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曰
我家道處無可道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
一場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爲報
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曰老上同輪無向背
我家玄路勿參差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諷因

示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爲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
一也無許州金明上座聞諷說法類石霜乃曰我往
問之彼若果合當爲渠作圍頭如其不然我則掀倒
禪床遂問諷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曰直須老去曰
老去後如何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明乃
作禮爲之治圍三年 漳州羅漢叅關南常問如何
是大道之源常打漢一拳漢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
七載初叅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拷棹三
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璽上座便陳疑懇向師前
師從璽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獨袒

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踴躍以碣碣直至如今常
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石梯嗣
茱萸一日因侍者請浴梯曰旣不洗塵亦不洗體汝
作麼生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梯呵呵大笑一
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侍者應諾梯曰甚處
去曰上堂齋去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外
別道箇甚麼曰我祇問汝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
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曰汝不繆爲我侍者金華
俱胝住菴時有一尼名實際戴笠子到菴直入更不
下笠持錫遶禪床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如是三問胝

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曰道得卽
住胝又無對尼便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
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叅尋知識去遂打疊行
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來爲
和尚說法次日天龍到菴胝迎禮具陳前事龍只豎
一指示之胝忽然大悟後學者叅問胝惟舉一指菴
中有一童子人問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亦豎
起指人謂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
尚豎指一日胝袖刀問童子曰聞你會佛法是否曰
是曰如何是佛童子豎指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

走出胝召童子童子回首胝曰如何是佛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胝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要會麼堅起指頭便脫去

丁亥楚南禪師住千頃

楚南住千頃慈雲院示衆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曰體者亦無又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臨濟義玄禪師示寂

黃檗運法嗣
臨濟第一世

義玄住臨濟高提三玄三要大振黃檗宗風咸通八年四月十日將示寂上堂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時慧然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玄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然便喝玄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遂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
慇懃磨頌畢端坐而逝 義存與全歲至鰲山鎮阻雪歲每日打睡存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曰作甚麼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遂箇漢行脚到

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齋喝曰啗眠去
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
男女去在存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曰將
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
箇語話曰我實未穩在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
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與你剗却曰我初到鹽官
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竟迢迢與我踈渠
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曰
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

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齋乃喝曰不
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
從自己胸襟中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存於言
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
道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子良价禪師傳法本寂

本寂自入室洞山盤桓數載乃辭去良价囑曰吾在
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
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
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

赴動成窠曰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
彩卽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
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
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
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佛語未正故重離六
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正中來偏中至正
中偏偏中正兼中到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
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
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
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

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
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
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
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以有下劣寶几珍御
以有驚異狸奴白牯弄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
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
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各主中主价又曰末法時代人
多乾慧要辨真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
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

語滲漏窅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
宜知之既授宗旨復問寂曰子向甚麼處去曰不變
異處去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居
遁南城郭氏子初叅無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學
曰與我將禪板來遁遂過禪板學接得便打遁曰打
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叅義玄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玄曰與我將蒲團來遁遂過蒲團玄接得
便打遁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叅宣鑒
問學人仗鎧鉞劍擬師頭時如何鑒引頸曰因遁曰
師頭落也鑒微笑後叅良价价問近離甚處曰德山

曰德山有何言句遁舉前話价曰他道什麼曰他無
語曰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遁
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鑒聞之曰洞
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
處從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遁乃止洞山又問學人
自到法席不蒙示誨一法意在於何曰爭怪得老僧
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
道遁始悟厥旨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
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又曰學道先須有悟繇還如慣
闢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丑慶諸禪師復住石霜

慶諸初住石霜後隱長沙瀏陽人莫識者因僧舉洞山解制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諸曰可不道出門便是草良价聞之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耶自是僧衆迎諸再住石霜

○洞山良价禪師示寂

雲巖晟法嗣
曹洞第一世

咸通十年三月良价示疾令沙彌傳語道膺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膺打一棒僧問和尚遠和還有不病者無曰有曰不病

者還看和尚否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价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因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慙慙空裏步遂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价忽開目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復令主事僧辦愚癡齋衆猶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价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道全初叅良价

問如何是出離之要曰闍黎足下烟生全當下契悟
价歿衆請全住持海衆悅服

○本寂禪師開法曹山

本寂辭良价遂造曹溪禮塔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
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示衆僧家在此等
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
明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繇若也轉不得
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又手說什麼大話若
轉得自己則一切麤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
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二乘教中還有

祖意也無曰有既有達磨又來作麼曰只爲有所以
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
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
大果故云守住就着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不見
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
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
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
路若有欣心還成滯着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
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寵重事却是輕淨潔病

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着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作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欣心便是犯戒祖師出世亦只爲這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薰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薰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飢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寂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形象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

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着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真知利群生曰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内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乃作偈曰學者

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
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
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僧問十二時中
如何保任曰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
義存與文遂全歲自湘入江南至新吳山遂濯足澗
側見葉葉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存怒曰
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
爲咸通年中存回閩登象骨山雪峰創院玄侶駢集
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曰我空手去空
手歸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

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云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寅善會禪師開法夾山

善會廣州廖氏子自得法船子遜世幽棲學者鱗萃
咸通十一年開席夾山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
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
無智人去他祗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
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
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
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祗爲生死

茫茫識性無自繇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
求脫虛繆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
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
器波波浪走何不同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祖
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
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
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言無曰三年不喫飯目
前無飢人曰既是無飢人某甲爲甚麼不悟曰祇爲
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
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真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直

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壬辰慧然禪師開法三聖

慧然得臨濟正傳後辭徧遊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
之先造雪峰後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曰慧寂曰慧
寂是我名曰我名慧然山呵呵大笑一日有官人叅
山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
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然病在延壽
堂山令侍者去請下語曰和尚今日有事問未審有
甚麼事曰再犯不容山深肯之一日辭去山以拄杖
拂子付然然曰某甲已有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

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然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然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曰道甚麼泰再問然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泰擬人事然便過第二座人事後住三聖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存獎聞之曰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義存禪師傳法文偈

文偈嘉興張氏子生知天縱落髮受具侍本師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叅道明明纔見來便閉却

門偃乃扣門明曰誰曰某甲曰作甚麼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明開門一見便閉偃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開門偃乃拶入明便擒住曰道道偃驚不暇答明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偃右足偃從此悟入明乃指見雪峰到莊見一僧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曰是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上座到山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僧一依教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曰是某甲語曰侍者將繩棒

來曰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偃次日上山峰纔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田地偃乃禮拜溫研積稔遂傳宗印

甲存獎禪師開法興化

存獎初在臨濟爲侍者元安來叅義玄玄問甚處來曰鑾城來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曰新戒不會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叅堂去獎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禪他不成禪他曰我誰管你成禪不成禪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曰你又作麼生曰請和尚作新到玄遂曰新戒

不會曰却是老僧罪過曰你語藏鋒獎擬議玄便打至晚玄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曰草賊大敗玄便打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會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慧然曰你具甚麼眼便恁麼道獎便喝然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獎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甚麼道理便與麼道獎便喝覺便打獎又喝覺又

打獎再喝覺亦打獎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
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
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獎於
言下薦得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住興化拈香
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
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示衆我聞
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
喝得興化向虛空裏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
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
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一日謂克賓維那曰

汝不久爲唱導之師曰不入這保社曰會了不入不
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獎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
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獎自白椎曰克賓維
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僧問四面八方來
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獎曰昨日赴箇村齋中
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未乙本空叅道膺禪師

本空初遊天台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我師矣
尋抵江西謁道膺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膺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曰業身已卸曰珠在甚

撰述

佛藏經卷第三十三

麼處空無對遂投誠入室時空年始十三 本寂住
曹山一日有紙衣道者來叅寂問莫是紙衣道者否
曰不敢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
皆如曰如何是紙衣下用紙衣近前拱立曰諾便脫
去寂笑曰汝祇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紙衣忽開
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曰未是妙曰如
何是妙曰不借借紙衣退坐堂中而化寂示偈曰覺
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昧
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
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丙師備禪師開法玄沙

師備閩縣謝氏子父以漁爲業因夜泛船墮水備鼓
棹而救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
月若父存與其同殺只益三途之苦今旣不可救莫
若捨緣出家報父恩也於是斷髮受具芒屨布衲食
纔接氣宴坐終日與義存親近存以其苦行呼爲頭
陀嘗携囊出嶺擬欲遍叅忽到險峻之處築着脚指
血流痛楚嘆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
無生休休遂不出嶺依存咨決心要一日存召曰備
頭陀何不徧叅去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

存然之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曰荷
子出家我得生天故來報汝存登象骨山備入室又
閱楞嚴發明心地自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
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一日辭存曰啓和尚
人人自繇自在師備如今下山去曰是誰與麼道曰
是和尚與麼道曰汝作麼生曰不自繇自在曰知自
是結屋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林上堂佛道閑曠
無有程塗無門爲解脫之門無意作道人之意不在
三際故不可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
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

收賴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
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
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
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夫佛出世者
元無出入蓋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
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若纖毫不盡
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道一句
當機八萬法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

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
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旣離弦無返
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
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
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戰十地冤驚
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
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
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
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
了更無欠少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

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意觀空凝
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
劫定劫數滿後不免輪迴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
不破夫出家兒卽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如今甚麼
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
會去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
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
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
甚麼自繇分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世間難信之法
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萬劫亦然古德云直

向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又曰玄沙遊徑別
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志勤福州
人叅懶安因見桃花悟道安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
失善自護持久之歸福州因到玄沙看師備備曰那
裏何似這裏曰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曰在也無曰
常然曰何不道曰有甚難曰便請曰三十年來尋劍
客幾回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曰甚生桑梓之能曰向道固非外物曰如是曰
不敢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曰和尚還徹

也未曰與麼始得曰亘古亘今曰甚好備遂作偈曰
三十年來只如常幾回落葉放毫光自此一出雲霄
外體性圓音應法王住靈雲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
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
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
髮不曾添減惟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神明
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愚癡不能覺照沉迷三界
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
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死勤曰青山元不
動浮雲任去來

丁睦州道明禪師入寂

黃檗運法嗣

道明住睦州示衆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明曰擔板漢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曰蓋子撲落地磑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明乃歛手而坐一日跏坐曰

首座咏曰在寺主咏曰在維那咏曰在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又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旣明如喪考妣是年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火焚舍利如雨收靈骨建塔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陳操尚書叅道明得悟一日操問明曰和尚看甚麼經曰金剛經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明舉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一日齋僧次拈起餠餅問曰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什麼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操乃縮手僧無語操曰果然果

然一日與僚屬登樓望見數僧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禪僧曰不是曰焉知不是曰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曰上座僧皆迴首操謂諸官曰不信道惟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

戊戌本空謁善會禪師

本空得法道膺後四年到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曰善會會許相見空未升階會便問甚處來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處曰在夾山頂額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空擬上塔會曰三道寶塔從何而

上曰三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會便揖空乃上塔禮拜會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曰木上座曰何不來看老僧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甚麼處曰在堂中會便同空下到堂中空遂取拄杖擲在會面前會曰莫從天台得否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得否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則從人得也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乃喚維那令明窓下安排著空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曰待明窓解語卽向汝道會到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空乃出應諾會曰子未到

雲居已前在甚麼處曰天台國清曰吾聞天台有瀑
瀉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曰久居巖谷
不挂松蘿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又作麼生空乃良久
會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
次維那令空送茶空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
維那曰奉和尚處分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
務處搖茶甌作聲會回顧空曰釅茶三五碗意在饌
頭邊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曰瓶有傾茶勢籃
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空曰大衆鶴
望請師一言會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

歸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大衆有人也歸去
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空後住杭州佛
日 稽山章亦道膺嗣嘗在投子作柴頭一日與大
同喫茶次同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章乃潑却茶曰
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同曰可惜一碗茶章後謁義存
存問莫是章柴頭麼章乃作輪椎勢存深肯之 慧
稜鹽官孫氏子年十二出家受具歷叅禪院初問志
勤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不契
叅義存舉前語存曰汝豈不是杭州人曰某甲豈不
知是杭州人存舉似師備備曰恐他因緣不在和尚

處教向下來某向他說稜到備處舉前話備曰你是稜道者作麼生不會曰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曰只是稜道者不可外覓曰和尚作麼生與麼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曰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曰實不會乞和尚說破曰我豈不是向你說也曰某甲特地來乞和尚說莫與麼相弄曰你聞鼓聲也無曰某不可不識鼓聲也曰若聞鼓聲卽是你曰不會曰且喫粥去了便來稜喫粥了便上曰乞和尚說破曰不是喫粥了也曰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且辭歸去曰你來時從那裏路來曰大

目路來曰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

子湖利蹤禪師入寂

南泉願
法嗣

利蹤住子湖巖示衆諸法蕩蕩何絳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歷歷分明無有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旣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還逃得麼廣明元年無疾而逝初子湖山下

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蹤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蹤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衆因號神力禪師

辛丑文喜禪師住仁王

文喜自得法慧寂依止七年回浙西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善會住夾山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將示寂召主事僧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壽七十七謚曰傳明塔曰永濟

韶山普寰善會法嗣住後有遵布衲來訪寰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寰乃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便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曰是卽是聞黎有甚麼事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迴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曰過在甚麼處曰個儻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曰學人卽恁麼未

審師意如何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於是同遵歸山纔人事了寰召遵曰近前來乃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握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曰不鑒曰爲甚麼不鑒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寰便打 元安鳳翔淡氏子受具戒通經論初叅翠微北至臨濟爲侍者濟稱之曰此臨濟門下一隻箭誰

敢當鋒安自謂已足一日濟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簡曰總不親曰親處作麼生安便喝濟

便打又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乃顧安曰汝又作麼生安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安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曰是濟便打後辭濟問甚處去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安乃喝濟便打安作禮而去濟明日升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薨薨裏淹殺安遊歷罷直往來山嶺上。卓菴經年不訪善會。會乃修書令僧馳往安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安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會。會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會却令人伺安出菴。便與燒却。越三日安果出菴。來人報菴中火起。安亦不顧直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會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曰。目前無閤黎。此間無老僧。安便喝會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閤黎爭教。

無舌人解語。安佇思會便打安。遂繇此服膺。一日問會。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安。於言下大悟。會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曰。不然。曰。何也。曰。他家自有青山在。曰。苟如是。吾宗不墜矣。會歿衆請安補住夾山。

壬寅慶諸禪師傳法普聞

普聞唐僖宗第三子。慕石霜法道。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聞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謁慶諸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

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一夕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曰莫謗祖師曰天下宗旨盛傳豈妄爲之耶曰是實事曰師意如何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再拜遂依止石霜通玄郢州程氏子出家受具卽遊洛習毘尼棄去叅宣鑒鑒時已臘高門風益峻會下未有邁之者獨竒玄然玄不大徹辭謁良价价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劍况玄夜乎子可貴也曰但不識珠耳儻識亦無晝夜价稱爲俊士价入滅玄廬塔旁三年學者依從日盛玄曰太平時世飢餐困臥

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辭塔北游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王執弟子禮玄厭城居王爲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雲集示衆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但學者機思不妙惟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繇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十小劫者是染汙是斷絕又曰爾時忉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繇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繇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嘗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嘗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

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

癸卯 大安禪師入寂

百大 海
法嗣

大安住瀉山大化閩城三十餘載示衆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赴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屙瀉山屎不學瀉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便鞭

捷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趣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中和三年十月日示寂謚圓智塔曰證真 大隨法真徧叅知識次至懶安會下數載清苦鍊行安深

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語曰教某甲向其處下口曰何不道如何是佛真便作手勢掩安口安嘆曰子真得其髓後住大隨諸方畏憚忽一日上堂衆集定乃作患風勢告衆曰還有人醫得老僧口麼衆競送藥真竝不受經七日真自捫口令正復云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於是齋前陞座辭衆儼然端坐而寂住菴時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叅投子大同舉前話同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

去懺悔僧回大隨真已歿再至投子同亦遷化

丙午元安禪師住洛浦

元安移居洛浦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丁未巖頭全禪師入寂

德山鑒法嗣

全巖住巖頭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光

啓年間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巖獨端居宴如也丁未四月八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剽刃焉巖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茶毘獲舍利四十九粒謚清巖塔曰出塵瑞巖師彥嗣巖頭閩縣許氏子初叅巖問曰如何是本常理曰動也曰動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彥佇思巖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承沉生死彥遂領悟後居丹丘瑞巖坐盤石上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一日忽有三僧胡形清峭目若流電差肩竝足來禮彥問子從何來曰天竺來曰何時發曰朝行

適至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諦視之三僧足皆不蹈地彥乃令入堂上位安置至明旦忽焉不見又一日有村媪來禮拜彥曰汝莫拜可急歸救取數百物命媪因歸見其婦方拾田螺還媪遂亟投水中又一日數家召齋一一同時見彥來赴至示寂闌維有一巨蛇從樹杪投身火聚及薪盡火滅舍利散飛風動草木紛紛而墜 羅山道閑初叅慶諸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閑不契謁齋復如前問齋喝曰是誰起滅閑於此有省一日閑游漳州見三平碑云和

尚遷化時衆請韓某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鑼以一口露刃劍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某卽作喪主若道不得卽不作喪主道道衆無對韓便趯却鈔鑼哭云蒼天蒼天先師遠矣閑曰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吞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僧問祇如他與麼來作麼生祇對曰我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却頭橫亞一把露刃劍以手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箇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閑後住羅山臨遷化

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慶諸住石霜會下一千五百人時齊已貫休泰布衲等以詩筆爲佛事惟泰悟心秀才張拙嘗與三僧道話一日謂三僧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爲長老意少諸不善詩筆泰曰先輩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勝我輩者七百餘人拙愧服乃同上拜謁諸問先輩何姓曰姓張名拙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遂有省獻詩曰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諸肯之

戊申石霜慶諸禪師入寂

道吾智法嗣

慶諸不出霜華二十年學衆多有常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文德元年二月日安坐而化壽八十二臘五十九雲蓋志元遊方時問道膺曰志元不柰何時如何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元不禮拜造石霜亦如前問諸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曰和尚爲甚不柰何曰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元

便禮拜一日僧問諸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曰道卽忒煞道却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曰無人識得渠元知乃禮拜乞爲舉諸不肯元乃抱諸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諸曰得在元頻禮拜諸曰無人識得渠元於言下頓省湧泉景欣亦石霜嗣有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欣騎牛不識欣忽曰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鑒欣驟牛而去二人憇於樹下煎茶欣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處曰那邊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欣

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欣曰莫道騎者不鑒示衆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道度侯官劉氏子叅慶諸諸一見謂人曰此道人從上宗門爪牙也遂命侍香及諸歿衆請首座補住虔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乃可耳座曰先師有何意曰先師道休去歇去

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卽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曰只是明一色邊事曰果然不會先師意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我若會香烟滅則脫去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烟未斷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楚南住千頃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踰月或浹旬吳越王請下山供養文德元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後寇兵發塔觀爪髮俱長謝罪而去 普聞依石霜數年乃請遍遊名山霜曰逢乾卽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邵武抵

大乾遙望山巔鬱然深秀問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卽撥草至山嗣一見分座同住因乞菜種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前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噬往視之見茅蘆一所行者數人重岡複嶺菜已青矣嗣嘆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吾所不及五種之緣其屬公乎言訖飄然而逝聞住數年緇徒雲集遂成巨刹一日忽有老人拜謁聞曰住在何處至此欲何求曰我乃龍也家於此山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師救護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而來

俄化小蛇在座榻旁聞以錫杖引入淨瓶暮夜風雷
挾坐榻山岳搖震聞燕坐達旦既澄霽蛇自瓶出有
頃復爲老人形謝曰非師法力則血肉腥穢此地矣
無以報德山中無水當以水延師道場卽斷地涌泉
號爲龍湖沍寒不冰大旱不竭灌漑田數百頃邦人
建祠祀焉每遇聞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
自是飯依益衆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
之廟邦人烹宰享祭無虛日聞杖策至與神約曰能
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隣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
山不可居乎是夕父老夢神云我受禪師戒不復血

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顯異護持此山

成仰山慧寂禪師示寂

唐
馮山祐法嗣
仰第二世

慧寂開法自仰山遷觀音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將
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日輪
正當午兩手攀膝屈至大順庚戌時在韶州東平山
將入滅有數僧侍立寂示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
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言訖以兩手抱膝而
逝年七十七謚智通塔號妙光從諗住趙州甘心
枯槁僧堂無前後架旋管齋食繩床偶折一脚但以
燒斷柴薪用繩繫之佳持垂四十年未嘗賣一封書

告檀越然天下叢林莫不尊爲古佛庚戌河北燕王
領兵收鎮州到界有觀氣象者奏曰趙州所居有聖
人戰必不勝二王遂議和因展筵會乃問趙之金地
上士何人或曰有講華嚴大師節行孤邈歲大旱命
往臺山祈雨師未迴甘澤如瀉王曰恐未盡善或曰
此去一百二十里趙州觀音院有禪師年臘高邈道
眼明白曰此足以應兆矣於是二王命駕往謁旣至
諗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曰若在人
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遂禮拜諗
爲說法來日將迴燕王下先鋒點使聞之諗安坐不
起凌晨入院責以傲睨君侯諗聞遽出迎接先鋒問
曰昨日見二王來不起今日見某甲來因何起接曰
待都衙得似大王老僧亦不起接先鋒乃再拜而去
辛亥光湧遷慧寂塔

光湧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
以光湧名之父事仰山得度年十九受具戒比游謁
義玄玄曰汝師明眼乃不事之遠遊何爲湧因南歸
慧寂問曰來作麼曰禮覲和尚曰還見和尚麼曰見
曰和尚何似驢曰光湧見和尚亦不似佛曰若不似
佛似箇什麼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寂大驚曰凡

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噫子真利根當自保任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寂歿湧燃第三指以報法又燃第二指以報親辛亥湧遷寂靈骨歸仰山塔集雲峰下常通初叅景岑岑問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我道汝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會住此否岑然之乃容入室咸通末開山瑞聖院光啓中寇起通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主雪竇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曰伊不肯知汝有三世僧良久通曰汝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

句乎道虔侍石霜霜歿虔勘首座於是廬於塔旁經行末山之下佳崇福示衆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處安眼耳鼻舌若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

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脚向東
僧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法拯濟曰汝道巨
嶽還曾乏寸土麼曰恁麼則四海叅尋當爲何事曰
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曰有曰如何是
不狂者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僧問如何是頭曰開眼
不覺曉曰如何是尾曰不坐萬年床曰有頭無尾時
如何曰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曰雖飽無力
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乃
曰古人說箇頭只令汝知有說箇尾只教汝盡却今
時有如許多不相應底事所以教汝向這裏屏當却

消磨却令汝今日相應去成辦去若是當人體爾真
實恒如不可更恁麼說話也雖然如是須是箇人始
得且莫異口同音快須努力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
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曰是曰如何是外紹曰
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
何是內紹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
是王種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
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
紹亦須得轉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
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

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曰天明不覺曉又僧問如何是外紹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怎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曰若是爲甚麼古人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不知聞曰

同時不識祖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

癸丑吳越王賜洪譚號法濟

初吳越王錢鏐徵時洪譚住徑山一日謂其徒曰翼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以待之詰朝鏐至譚門迎延之文室特異於他堂衆俱訝譚乃密謂鏐曰他日獨霸吳越當須護持佛法無忘此言鏐恭謝而去及立軍功收杭州執弟子禮以事譚勤厚無比景福二年鏐封吳越王表賜譚號法濟大師

乙卯灌溪志閑禪師入寂

臨濟玄法嗣
臨濟第二世

志閑館陶史氏子參義玄玄鷲胸搗住閑曰領領玄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後至末山尼了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爲佛法來然乃陞座問閑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曰何不蓋却閑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曰非男女相閑乃喝曰何不變去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閑乃伏膺作圍頭三年後住灌溪上堂我在臨濟處得半杓末山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飢乾寧二年五月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

問立死者誰曰僧會閑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洪譔

住徑山乙卯九月日院前檉樹忽萎厨內飯如金色譔令鳴鐘集衆陞座曰牟尼掩足迦葉藏峯彼彼不落見聞一句莫教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雖長世人景促佛法非遠大道不迷孝順住持如吾在日久立珍重遂入滅

丙辰

九峯通玄禪師入寂

洞山价法嗣
曹洞第二世

乾寧三年二月十七日通玄誠衆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旣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言訖遂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 從諗坐禪次趙王來

謁主事報曰大王來禮拜諗安坐不起左右問故曰
你不會老僧這裏下等人來出三門接中等人來下
禪床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不可喚大王中下等人
也王大喜堅請入內供養諗許之王歸後遣使迎請
正位而坐諗良久以手斫額曰堦下立者是何官長
左右曰是諸院尊宿并六師大德諗曰他各是一方
化主若在堦下老僧亦起王乃命上殿齋筵將罷僧
官排定從上至下一人一問佛法諗望見乃問作什
麼曰問佛法曰這裏已坐却老僧那裏問什麼法二
尊不竝化王乃令止時王與后俱侍立后曰請禪師

師爲大王摩頂授記諗以手摩王頂曰願大王與老
僧齊年王欲卜時擇地建造禪宮諗聞之令人謂王
曰若動著一莖草老僧却歸趙州有竇行軍者願捨
菓園一所諗乃受之號爲真際禪院亦名竇家園入
院後海衆雲臻慧稜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坐破
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大悟有頌曰也大
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
拂子劈口打峰舉謂沙曰此子徹去也曰未可此是
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
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稜乃

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峰乃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稜問峰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稜設禮而退峰微笑稜入方丈峰曰是甚麼曰今日天晴好曬麥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

戊午趙州從諗禪師示寂南泉願法嗣

從諗住趙州實家園二年戊午十一月將入滅時謂弟子曰吾去世後焚燒了不用淨淘舍利宗師弟子不同浮俗且身是幻舍利何生斯不可也令小師送拂子一枝與趙王傳語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

遂於十一月十日端坐而寂壽一百二十謚曰真際神師光祖之塔元安住洛浦戊午八月誡門人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繇體悟切須在念時不待人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畧不相徹至冬示微疾亦不倦泰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旦夕行矣今有一事問汝諸人若對得分付鉢袋子乃曰若道這箇是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求活第一座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汝扶吾宗不起彦從曰離此二途請

和尚不問曰未得更道曰彥從道不盡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安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至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實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安喝出乃曰苦苦至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安安曰慈舟不掉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水鷺便遷寂

未無著文喜禪師入寂

仰山寂法嗣
馮仰第三世

光化二年文喜示微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

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踟躕而逝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於靈隱西塢壽八十臘六十天祐二年叛兵發塔肉身不壞髮爪俱長吳越王重加封瘞

辛曹山本寂禪師示寂

洞山价法嗣
曹洞第二世

南平鍾王雅重本寂致禮敦請寂但書隱山山居頌一首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鄙人那得苦追尋天復辛酉六月日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日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了悟得法本寂住荷玉寂

歿乃補住曹山僧侍立悟曰道者可煞熱曰是曰只如熱向甚處迴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曰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悟默識之從志號玄明嗣本寂住金峰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禮志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壬戌雲居道膺禪師入寂

洞山价法嗣曹洞第二世

道膺住雲居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

然壬戌正月日問侍者今日是幾曰初三曰三十年後但云祇這是乃端然告寂謚弘覺道簡范陽人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游叢席後謁道膺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誠令刻苦事衆於是簡躬操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畧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住三峯時神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卽不諦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意不在簡謂當揀擇堪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姑請簡意簡必辭簡旣夙受

記荊卽攝衆演法主事大沮簡察知之一夕遯去其父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嶺立深深海底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迴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煖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

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癸亥義存師備說法王宮

天復癸亥閩王王審知請義存師備入內問佛祖究竟修何因果乃得成佛曰須是見性方得成佛曰爭得見性曰悟卽剎那間不悟塵沙劫此事未可造次山僧各有千百人衆竝二三十年密用此事未有一人承當得况大王爲俗天子日爲萬民判斷山河爭構得此真實法門願大王且爲佛法主宰救護生靈王大悅瑞恭住天台瑞龍癸亥十二月日命聲鐘顧左右曰去遂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三 終

華亭居士黃廷鵠何萬化馮明介沈匡濟共刻此

佛祖綱目第三十三卷
持後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男之柏刻

崇禎壬申季冬



